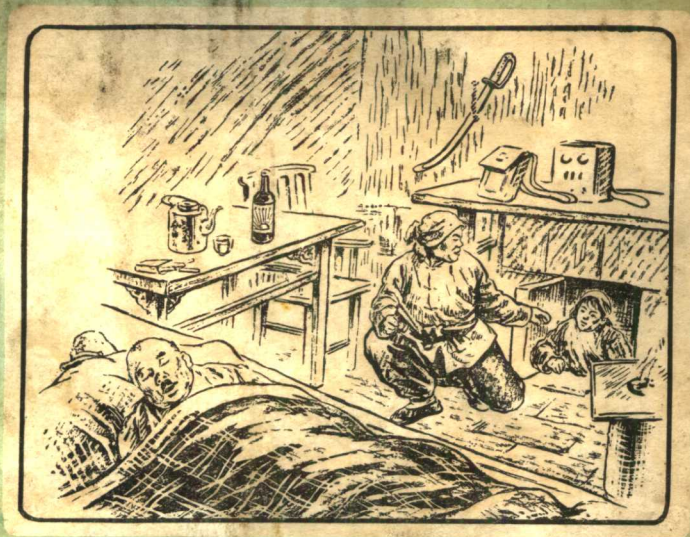




巧計

工人出版社

巧 計

洛 寒 著



工 人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九篇抗日戰爭時期的小故事，都是真人真事。描寫抗日根據地的軍隊和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採用各種方式和敵人鬥爭。通過這些故事，我們可以看出抗日戰爭時期鬥爭的艱苦，也可以看到抗日軍民的機智和勇敢。

〔5326〕本書字數：22,000字

巧 計

著 者	洛 寒
出 版 者	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便布胡同三十號 (營業許可證公字第四〇六號)
印 刷 者	工人日報社印刷廠
發 行 者	新 華 書 店

1—22,086

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目 錄

四禿子山的來歷·····	一
七十斤重的鉛印機·····	六
借電話機·····	一一
拿崗樓·····	一五
袖筒裝豬·····	二一
活捉「活閻王」·····	二七
抓「太君」·····	三二
偵察員·····	三七
巧 計·····	四二

四禿子山的來歷

阜平縣城南二十多里地方，有一條騰脂河，河的北岸有座「四禿子山」。說起這座山的名字，却有一段動人的故事。

這座山原叫馬武寨，是這一帶一個最高的山峯。那是一九四一年秋天，日本鬼子九路圍攻晉察冀邊區的中心阜平縣，在馬武寨南面的城南莊，設下了臨時據點，鬼子們天天四處燒房搶糧。可是每次出動，總有不少傷亡。有時大隊在山溝裏行軍，不知哪裏射來的子彈，人就被打倒了；有時一兩個人在村邊走走，不知怎麼就被拖到莊稼地裏失蹤了；村頭站崗的哨兵，常常連人帶槍都不見了；早晨開門，說不定在哪裏會碰響了手榴彈。還不到半月工夫，就損失了五十多個人。駐在城南莊的那個留着小黑鬍子的「太君」，氣得什麼似的，他知道這都是附近村上的游擊小組幹的，不過從來連一個人影兒都沒見過。



〔不知從哪裏射來的子彈，鬼子就被打倒了。〕

一天，不知怎麼的，馬武寨下游擊小組宿營的秘密山洞，被鬼子發現了。王快鎮、阜平城等處的一千多個鬼子馬上集合起來圍攻這個山洞。天還不明，敵人就裏三層外三層的把洞口包圍了。十幾挺重機槍和七八門迫擊砲，都對準了洞口；鬼子們都挖好工事，趴在地上，一動不動，準備着進行一場激烈的戰鬥。可是一直等到太陽出了，懸崖下面的洞，還是靜悄悄的，沒有一點動靜。穿着大皮靴留着小黑鬍子的「太君」，用望遠鏡望了又望，最後派了一個戴瓜皮帽的漢



〔一塊人頭大的石頭正好砸在瓜皮帽上。〕

奸，爬上陡峭的巖石，到洞口邊去勸降。這個漢奸在洞口外探頭探腦的大聲喊道：「老鄉們，再也跑不掉了，出來吧！只要繳了槍，皇軍是不會殺人的……」洞口裏沒有回響。

「誰先出來，皇軍有賞……」還是沒有動靜。戴瓜皮帽的漢奸再往洞口爬了爬，伸着脖子喊：「繳槍吧！皇軍……」

「嘭！一塊人頭大的石頭，從洞口打出來，正好砸在瓜皮帽上，那漢奸像被打中的山羊，連翻帶跌地滾下了山崖。」

小黑鬍子生氣了，抽出腰裏掛着的洋刀向洞口一指，嘴裏不知噙

哩咕嚕地喊了幾句什麼鬼話，趴在洞口前面地上的許多戴着鋼盔的鬼子都站了起來，一齊向洞口衝去，嘴裏喊着生硬的中國話：「土八路！繳槍！優待優待的……」

洞口下面的巖石很陡，鬼子們正艱難地往上爬時，忽然聽得洞口裏有人學着鬼子的腔調說話了：「優待優待的！」一束七八個手榴彈扔在人羣裏。「轟！」巖石下許多鬼子被炸倒了，「呀呀」地慘叫起來。

站在半山的小黑鬍子，拿着望遠鏡，氣得直躁腳，又噥哩咕嚕地噥了一陣什麼，所有的機槍和迫擊砲一齊向洞口轟擊起來，比大年三十的鞭炮還來得熱鬧。「噠噠噠……」「突！突！突！……」「轟！轟！……」山谷裏震蕩着回音，四下瀰漫着硝煙。洞口外面烏黑的巖石，都被打成白色的了，可是仍舊聽不到洞裏一點回響。

小黑鬍子用望遠鏡望了一陣，又指揮鬼子「呀呀」地喊着往上衝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從洞口又扔下來一束手榴彈。就這樣一連三四次，巖石下堆積了六七十具死屍。

太陽已經偏西了，鬼子沒法好想，最後用被褥皮襖裹上辣椒，澆了些汽油，用火點着，從洞口上面扔進洞裏，接着又扔進了許多手榴彈，洞裏才算沒有人還槍抵抗了。

小鬍子「太君」滿意了，覺得游擊隊全被殲滅了，忙派人到洞裏去清查被消滅的人數。哪知找了半天，只在一塊大石頭後面找到一個人，還是他月最後一顆手榴彈自己炸死的。

原來這個人叫四禿子，他是馬武寨下面易家莊的游擊組長，因為連日戰鬥，好幾夜不得睡覺了，這天夜裏，別的組員都到區上去運送公糧，他被村支部書記強留在洞裏休息，想不到會遭受鬼子的襲擊！

阜平縣的人民，為了永遠紀念這位堅強不屈的英雄，就把馬武寨改名叫四禿子山。

七十斤重的鉛印機

一九四三年秋天，反「掃蕩」戰打得正紅的時候，漢奸報的一個隨軍記者，曾在報紙上發表這樣一段報道：

「……九月中旬，我進入了太行山的深處，在一個方圓不滿二百里的地方，差不多所有的村莊，都被皇軍佔據了。當我每到一個村莊，很少看到居民；却經常拾到最近兩三天鉛印的晉察冀日報。這報紙在哪裏印刷的呢？在地下嗎？叫人捉摸不定。皇軍為了找尋這個印刷廠，幾次派人到處挖掘，可是沒有找到一點影子。假設他們帶着機器活動吧，一架鉛印機足有兩三千斤重，在這樣難走的山溝小道上怎樣運動呢？這是一個謎。昨天皇軍又一次下了命令，要繼續找尋這架奇怪的鉛印機……」

這的確是一個謎，可是鬼子和漢奸是永遠無法猜出的。原來晉察冀日報就是中國共產黨晉察冀邊區的黨報，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在阜平縣城

裏創刊的。這個報紙，在羣衆中間有着極高的威信，人們一天接不到它，就到交通站去打聽。尤其在反「掃蕩」的時候，漢奸們到處製造謠言，常常鬧得人心不安；只要報紙一來，一切謠言馬上就煙消雲散了。可是要印刷報紙，就非有鉛印機不可。一架鉛印機，至少有兩千多斤重，行動起來要用十來隻馱騾，不光在山溝行動不方便，那末長長的一大隊牲口，目標也實在太大。一九四〇年反「掃蕩」的時候，報社在平山縣西北的山地裏活動，有一天晚上，碰到了敵人，虧得警衛部隊和敵人硬幹了一下，不然非把鉛印機丟掉不可。

以後，敵人「掃蕩」的次數越來越多了，報社的人，從首長到工人，每個人都為這個鉛印機擔心。當時報社裏，有個修理機器的青年工人，叫牛步峯，二十多歲，個子高高的，平常總是那末笑瞇瞇的不愛說話。這時他每到一個地方住下來，就從房東那裏借來小鋸和斧頭，找些大大小小的木材，一個人砍呀鋸的，有時別人都睡覺了，他也不肯休息，常常一直弄到深夜。有人問他：「老牛，砍這木頭幹什麼？」他只對人笑一



〔老牛一個人在砍木頭。〕

笑，說：「隨便玩玩。」經過半年多的苦心鑽研，他終於做成了一個木架，代替鉛印機的鐵架，使得鉛印機減輕到只剩八百斤重了。四隻馱騾就可以馱着隨便轉移了。全報社的人，都為這件事高興。

可是日子一久，敵人的花樣也多了。每逢反「掃蕩」戰鬥一打起來，不光村村都駐下鬼子，而且在中心地帶，還修起臨時的飛機場，用幾架飛機，順着一條一條的山溝，低低地來往偵察，只要找到一點目標，馬上就掃射，扔炸彈，接着地下的鬼子也就包圍過來。鉛印

機雖然只有八百斤重，還非得用馱騾不可，儘管偽裝得好，仍然是十分危險的。

報社裏的人們，又有些担心了，老牛更是整天皺着兩道濃眉。和過去一樣整天整夜的，弄着木頭在那裏砍呀鋸的。過了幾個月，他又把鉛印機上的一些笨重的東西，換成了木頭的。到一九四二年春天，他的第二次試驗又成功了，整個鉛印機只剩一百八十斤重，再也不用牲口，只要幾個人措起來，就可以到處活動印報了。

不想這年冬天，敵人又來了一個更毒惡的陰謀，他們先派出漢奸敵探，化裝深入到邊區的中心地帶，專來偵察我們後方機關工廠的住處；等到發現了，馬上就派來輕裝部隊，連夜從很遠的地方，偷偷地打進來，專來搗亂我們的後方。敵人把這叫「牛刀子戰術」。當時鉛印機雖然沒有多重了，可是拆卸起來，還很費事。有一天早晨，工人們還在印報，忽然山頭上打起機關槍來，等把機器拆完，離開村子，敵人已衝到村邊了。這次，機器差一點受到損失。

老牛為了預防敵人的陰謀，進一步鑽研，把大木架完全去掉，改成了小型的輕便鉛印機，全部機器只有七十斤重，一個人也能措起來爬山涉水，走到哪裏，放下來就可以印報。儘管後來敵人發動了什麼「毀滅掃蕩」，晉察冀日報始終在砲火裏堅持着，像一挺重機槍一樣，狠狠地掃射着敵人。

這個謎就是這樣的。因為這樣，牛步峯當選為全邊區的勞動英雄，出席了邊區第二屆羣英大會。

借電話機

一九四三年秋天，日本鬼子「掃蕩」晉察冀邊區的中心區阜平的時
候，定縣車站上，出現了一連串驚人的事情！

車站上圍着兩層鐵絲網，白天黑夜，鬼子都在砲樓上守衛着。可是
卸在月台上的子彈箱、罐頭箱，不知怎的就沒有了，有時連月台上的電
燈泡也被砸壞了。一天夜裏，十二點半鐘往南開的車剛出站，月台上冷
清清的沒有一個人，天黑得伸手不見掌，只有站房裏的燈光還照得亮亮
的。四個值夜班的，有的打着哈欠，要去睡覺，有的還在工作。這時，
突然從門外閃進一個矮個子來，身穿一件青布短衣，腰裏束着打包，頭
上包着一塊白羊肚手巾，映着燈光，瞧不清楚面孔。一到屋裏，就用手
槍指住值夜班的人們，低壓着嗓子說：「不許嚷！舉起手來！」四個人的
臉，吓得都像白紙一樣，戰戰兢兢地舉起手。其中一個有鬍子的老頭，就



〔我們是來借電話機來的！〕

吓得跪下來，哀求着：「饒命吧！饒命吧！拿槍的人又說：『沒你們的事，我們是來借電話機的！』這時，從門外又進來一個同樣打扮的人，用帶來的剪刀，剪斷電話機的皮綫，就把兩個電話機子提走了。接着那個矮子退到門口，說了一句：『不許動！不准叫喊！』兩個人影馬上在黑暗裏消失了。次日早晨，鬼子們派人到處搜查，可是，哪有一點影子呢？

又一天的傍晚，定縣城裏的鬼子憲兵隊部，派了兩個便衣特務，到路西邊趙村的砲樓去送什麼急信。

這兩個傢伙，都騎着嶄新的自行車，腰間藏着盒子槍，一面哼着小調，下了車站路基的斜坡，沿着汽車路，一直往西北走。剛走出一里多地，繞過一個土疙瘩，突然被人用木棒從車子上打了下來，他們拚命地叫喊，車站砲樓上的哨兵開了槍，才算連滾帶爬地逃了活命。但手槍和車子都不見了。就這樣，鬧得這個車站上的鬼子、偽軍，非常恐慌，太陽還掛在西山頂上，一個個就不敢出門了，砲樓上也都加了雙崗，晚上再也沒人敢出來喝酒、打牌、胡走、亂撞了。

「掃蕩」結束以後，到一九四四年，怪事情越鬧越厲害了。不光常在車站上發生，後來連列車上也發生了。有時夜車一過定縣車站，不知怎麼的，車廂上都貼滿許多紅綠標語，什麼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」呀，「肅清漢奸」呀，「中國共產黨萬歲」呀，「毛主席萬歲」呀……好多次都是一直帶到石家莊，天大明了，才被乘客們發現。發現標語後，石家莊鬼子的憲兵，就全體出動，盤查旅客，要找出綫索來，可是幾次都完全失敗了。這使得鬼子和新民會的傢伙們，更加害怕得什麼似的！等秋後鐵路